

# 七十自述

## ——我的退休感言

林信和

我於 1971 年入學文化法律系、1975 年畢業，1978 年 9 月赴德留學，1985 年 2 月自德返國，旋回母校懷抱，教書 37 年 6 個月，於 2022 年 8 月 1 日退休，再度畢業於母校，可謂從一而終<sup>1</sup>。感謝本系民事法研究中心研討會召集人邱駿彥教授籌劃「林信和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指定我發表專題演講，我為民事法中心成員，不得不從，並因系上同仁及法學先進踴躍參加論文發表活動，深深引以為榮。我以邱教授為勞動法專家，乃東施效顰，勉強集結過去教學心得，湊成一篇「以保護勞動者為核心價值的民法解釋與適用」小文，以示感謝與崇敬。又因屆齡 70 必須退休，難免感傷與不捨，爰整理情緒，效法胡適撰寫七十自述<sup>2</sup>，順便抒發一番退休感言，以為交代<sup>3</sup>，並昭「炯戒」<sup>4</sup>。

<sup>1</sup> 從一而終，是引用我的大學時代系主任桂裕老先生，大家口中的桂公公，對我講過的他的三個從一而終：一個配偶、一個政黨、一個職業。不管別人是否認同，桂公公顯然以此自豪。

<sup>2</sup> 胡適出生於光緒 17 年（1891 年），2 歲隨父親胡傳（字鐵花）候補知州來臺，嗣 1893 年因父親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而移居臺東，1895 年馬關條約生效臺灣割讓日本而於 5 月 24 日返回中國上海。豈知 63 年後（1958 年）由美國來臺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並定居，直到 1962 年辭世。胡適經歷中國與臺灣分別改朝換代，政權更迭可謂空前絕後，惟胡適天賦異稟，生長於苦難的中國，四十自述說不盡，我東施效顰，借名自述，號稱七十自述，惟稗官野史，雞毛蒜皮，恐難辭濫竽充數之譏也。

<sup>3</sup> 類推適用民法第 540 條後段：「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對我的學校、母系、長官、同仁，以及老中青學生，作出交代。

<sup>4</sup> 這當然是退休老人「對己炯戒」（Warnung für sich selbst），永誌不能忘，是道德上

2022年6月10日信和「榮退學術研討會」下午場，政大法學院院長許政賢主持許惠峰教授論文發表場次之後<sup>5</sup>，告知將籌劃出版我的榮壽暨榮退祝壽論文集，態度誠懇，我以「王寶輝老師不是這樣教我的」<sup>6</sup>，但政賢院長籌劃出版語氣堅定，「只」要求我不要反對。事出突然，我突然想起1985年2月博士口試論文結束，主席Arthur Kaufmann教授宣布我的成績之後，徵求我同意將論文列為慕尼黑大學法學研究論叢，那檔真的很光榮的往事；我最終同意「不反對」政賢院長的主意，所以「放任」政賢的出版計畫，殊少過問過程細節，事後得知政賢院長的計畫獲得文大母系、華岡法學基金會、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相關我的師生同僚的支持<sup>7</sup>，我心懷感激，趕緊修訂論文，並大量增補我的退休感言，以示尊重其事。

---

的自我要求，不是債法上常見之道德上給付義務（如民法第180條第1款）。它與債法上之「對己義務」（Pflicht gegen sich selbst）同樣針對自己，不是針對別人（債權人）；不過，對己義務為法律上之義務，因非對他義務，故不生債務不履行責任，僅致生失權（Verwirkung）或其他效果，效力微薄，故稱「不真正義務」（Obliegenheiten），而與「真正義務」（echte Pflichten）如給付義務（Leistungspflicht）為對他義務有別，真正義務之違反始負損害賠償責任。參陳自強，《契約法講義Ⅲ 契約違反與履行請求》，元照，2020年增訂2版。陳自強老師所學專又精，成就非凡，曾應聘於本系，後因調整課程請泰澄助教聯繫，因協調不周致對陳老師失禮，事後我自何曜琛院長處間接得知，愧疚不已，足見當主管的一定要親自追蹤案件，不能交辦之後，一切都想當然耳也。

- 5 許政賢院長文大建築轉法律，我1985年返校第一批學生，也是我首位指導論文學生，1990年完成碩士論文，1991年起擔任法官，喜歡研究論述，自學數國語言與拉丁文，教育部公費生，2003年獲慕尼黑大學博士學位，返國續任司法院科長、新北地院庭長；2009年起辭官轉任成大法律、2010年起政大法律迄今，歷任副院長兼系主任，2021年起專任院長，肩負完善法學院新院館的重責大任，是傑出的華岡法律系校友。
- 6 王寶輝老師之於文大法律，功不唐捐，屈七秩晉、八秩晉壽誕，學生輩擬出版祝壽論文集以為祝賀，悉遭斷言駁回，絕無商量餘地。
- 7 2022年6月10日「榮退學術研討會」勞動系上老師、助教、學生，池魚畢業系友，溫馨感人，人生僅只有一次，衷心感謝費心的朋友。李寧修教授擔任華岡法粹編輯委員會召集人，邀請我將退休論文投稿華岡法粹，如獲審查通過刊登，將推遲政賢院長的出版計畫，政賢應允調整。李寧修教授為我慕大同學、文大同事李震山大法官女兒，應聘專任本系，同仁相處融洽，寧修教學認真，研究成果豐碩，屢獲獎項；父女先後任教華岡，傳為佳話，均本系寶貴資源。

## 一、「姑爺林信和」

姑爺林信和，只是表明我是出生在臺南市新營區姑爺庄的「庄腳囡仔」，就像大一英文所學的慣用語，姑爺是我成長所在的老家<sup>8</sup>，退休感言中提到我的出生地在新營姑爺，難免有人不解由來，如今我屆齡學校退休，自有先行說明一番的必要<sup>9</sup>。

姑爺是有典故。首先，明鄭時代將臺灣（大員）改名為「東都」，設一府兩縣，一府為承天府（臺南府城），兩縣為府城以北設天興縣<sup>10</sup>、府城以南設萬年縣（高雄、屏東）。這個鄭成功在臺開墾初期的郡縣制度，說明了新營原本就不是臺南府城的一部分，而是屬於府城北邊的天興縣，所以新營才會因鄭軍屯墾而得名，臺南府城則在荷治時期便已開發殆盡，不在屯墾的範圍<sup>11</sup>。我的大學同學以為我是臺南人，一定住在臺南

<sup>8</sup> 明鄭統治臺灣以後，凡是漢人的聚落稱之為「庄」，原住民的聚落則稱之為「社」。姑爺庄「老家」(neck on the woods)，這個大一英文學到的慣用語起源於 1800 年代中期的美國，neck 源自美國原住民語，指地點、角落，現指一個人成長或居住的地方。美國當年的確是在森林中擇地伐木蓋屋定居。但林家不同，高祖母在距今 150 年前從荊桐腳移居緊鄰急水溪的姑爺庄，為防水患、擇地填土墊高地基後興建三合院，其後才命父親在屋前屋後種植竹木防風遮蔭，程序與美式慣用語適反。

<sup>9</sup> 你可以不知道我來自新營，但你應該知道跟我長得一般土裡土氣的鄭進一，就是新營人。有學生終於忍不住問我，老師長相跟聲音都很像，是不是鄭進一的兄弟？確實有一點關係，鄭進一本名鄭俊義，是新營中學最後一屆初中生，成績太差但無法留級，只好隨班附讀以至初中結業（不是畢業），所以鄭進一常誇自己只有小學畢業就能作曲作詞，的確是天才。我的新營高中音樂老師莊世昌正是我的南新初中音樂老師江鶯鶯的先生，因賞識鄭進一而無償教學，所以新中音樂教室經常傳出私塾生鄭俊義吊嗓子的歌聲，莊老師說交給他歌劇錄音帶並請他回去練唱幾天，但他隔天就唱出音準無缺、高亢的詠嘆調，讚嘆不已，說他「小時了了，長大不得了」，果然！

<sup>10</sup> 清朝統治臺灣之後，將天興縣改制為臺灣府之下的諸羅縣與臺灣縣。臺南縣政府於 1983 年 9 月在據信是原天興縣治所在的佳里興（今臺南市佳里區佳興里）震興宮前豎立「古天興縣治紀念碑」。

<sup>11</sup> 唸了法律，學到「以上以下俱連本數」（刑法第 10 條第 1 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 1259 條參照），以為理當如此，但民間語言約定俗成，慣用成語也不當然如此，我在成功嶺受軍事基本訓練已經學到教訓。明鄭在府城以南、以北分設兩縣，均不含府城。同理，總會決議以出席社員過半數決之、變更章程之決議應有全體社

市區，事實上新營離臺南市相當遠，大約 40 公里，所以直到高中畢業到臺南市參加大專聯招，才真正到過臺南市<sup>12</sup>。反而，新營就在嘉義市南邊，只有臺南市一半的路程。

話說永曆 15 年（1661 年）3 月，鄭成功率 2 萬 5 千大軍攻打大員，5 月初攻占普羅民遮城（Fort Provintia），已經嚴重缺糧，又長期圍攻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sup>13</sup>，斷糧在即，乃聽從「鄭氏諸葛」陳永華參軍之議<sup>14</sup>，封地屯田<sup>15</sup>。當年 6 月頒布開墾令，7 月即分派各鎮屯田，先發 6 個月俸役銀作為開辦費，開墾之田地稱為「營盤田」<sup>16</sup>。

---

員過半數之出席……（民法第 52 條、第 53 條），那當然不包括本數（半數）才對！哪知道某次與學生黃永琛大律師爭辯所謂「事不過三」到底可不可以做到第三次？黃大律師引經據典的結果，說事不過三是指「事不到三」，只許造次，如係犯錯便只能犯錯兩次，這證明成語有其約定俗成，不能想當然耳，更不能直接訴諸法條規定也。

<sup>12</sup> 這實在不是件光彩的事，當年我無心向學，1970 年高中勉強補考畢業，所以跟著學校安排一起到臺南參加大專聯考，其實是幌子，兩個晚上都跟混混同學到全美戲院（原名第一全成戲院）看電影，這個二輪戲院正是 43 年次李安念南一中時常看電影的戲院，我為 41 年次，不排除愛看電影的李安高一暑假期間也正好同場。

<sup>13</sup> 鄭成功攻臺之役，其實就是攻打熱蘭遮城之役，荷蘭史稱 Slag om Fort Zeelandia，自 1661 年 3 月至 1662 年 2 月，圍城幾近一年，鄭軍糧秣短缺，屯墾不及收穫，竟至強徵民糧。

<sup>14</sup> 關於金庸筆下韋小寶的師父天地會主陳近南、「輔贊功深」的陳永華將軍的傳說，蕭雄淋律師（作家魯直）2006 年 5 月 7 日遊記「參觀陳永華古墓」有所記述，惟不知真假。真正的是，我兒時隨母親到六甲赤山巖（傳係陳永華為虔信佛教的母親所建）參拜，入寺前媽媽對著幼小心靈的我一再交代：「小等會兒呷飯ㄟ時陣，毋通吵要吃魚、吃肉喔！」，這還是我唯一記得小兒時候媽媽對我諄諄叮囑的話！蕭大律師新營土庫人（鄰無米樂菁寮社區所在的後壁、白河中途的烏樹林，不是鹽水的土庫，更不是雲林土庫鎮）。參蕭雄淋律師部落格：<https://blog.udn.com/mobile/grotius6033/273124>。

<sup>15</sup> 2019 年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以來，肆虐全球迄今未歇，一聽到封地不禁聯想到各地的封城（lock down）措施，不免讓人聞之色變。但此處之封地，指的是中國自古就有的分封制度，朱元璋建立明朝，大肆冊封 83 個親王，自忖眾藩王對外戍守邊疆，對內護衛皇帝，但藩王擁兵自重，適得其反。所稱屯田，始自曹操與其奠基之曹魏政權整合軍屯與民屯，在各地設立田官專門負責屯田。屯田制逐步確立後，成為了國家政權的錢糧收入來源，同時也解決了屯田軍民本身的生計，對中國歷史與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sup>16</sup> 關於鄭成功屯田，大略可參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石萬壽撰稿，〈明鄭時期台

1661年8月北路天興縣屯墾之後，左先鋒楊祖將軍於1663年帶領一鎮兵馬500人屯墾竹塹（新竹），遭遇原住民族「大肚王國」圍剿而全軍覆沒<sup>17</sup>，援剿後鎮與後衛鎮調援無功。鄭成功以熱蘭遮城久攻不下，無心戀戰，調回後衛鎮屯墾嘉義義竹，援剿後鎮屯墾新營，五軍戎政在柳營（查畝營）、林鳳營<sup>18</sup>，左右武衛及虎衛屯駐鹽水，梅港尾（下營茅港尾港），自此北路屯墾僅及今日嘉義縣以南之範圍<sup>19</sup>。

---

灣漢人的墾殖》，收於《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政府，1990年出版。

- <sup>17</sup> 大肚王國是一個荷鄭歷史有記載的臺灣中部原住民跨族王國，活躍於16、17世紀，熱蘭遮城日誌稱呼其首領為 vorst（君王），1642年驅逐北臺西班牙後南下進擊，1644年首敗之後槍炮火力使形式臣服於VOC荷屬東印度公司，但實質仍為獨立王國。清國巡臺御史黃叔瓚《臺海使槎錄》稱：「大肚山形，遠望如百雉高城，昔有番長名大眉」。1663年左先鋒兵敗之後，明鄭「劉怪子」劉國軒將軍（1629-1693）前往半線屯田，1670年攻打大肚王國平地原住民沙轆社，屠殺全社，僅倖存6人，史稱「沙轆社大屠殺」，或稱「劉國軒屠村事件」；雍正9年（1731年）大甲西社番之亂之翌年，大肚王國遭滅，殘餘各族逃往埔里、南投一帶。劉國軒與馮錫範（鄭克塽岳父）二人組計誘鄭經解除諮議參軍兼東寧總制陳永華（鄭克臧岳父）軍權，發動「東寧事變」（1681年3月19日），迫殺英明監國鄭克臧，扶植鄭克塽繼位延平王；澎湖海戰（1683年7月10-16日）遭遇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劉國軒潰逃返臺，勸使鄭克塽薙髮易服降清（1683年10月8日），結束明鄭22年在臺政權（1661-1683），屍骨不存（鄭成功、鄭經等墳墓悉遭發掘，移葬中國，以免後人祭拜思變）。
- <sup>18</sup> 「林鳳營」比鄰「六甲」，都是源自明末鄭成功時代，鄭成功的參軍「鄭氏諸葛」陳永華（1634-1680）至此開荒墾地，就以墾地面積幾甲命名；而林鳳營、新營、舊營、中營、五軍營、查畝營（今名柳營）等，都是當年林鳳將軍奉命在曾文溪北屯田駐軍屯田的地方。味全林鳳營牧場在此生產同名鮮乳聞名全臺，曾受味全老董魏應充販賣黑油事件波及而遭受抵制，使林鳳將軍事後350年蒙羞，大將軍始料未及也。按林鳳1661年升任參軍，2月渡海征戰臺灣，4月2日入鹿耳門，包圍荷蘭東印度公司部隊於熱蘭遮城，並擊退巴達維亞援軍。1662年7月，荷蘭軍隊提督波爾特率艦12艘攻占雞籠（今基隆），並聯合清軍圍占北臺。次年，鄭經命征討大將軍黃安率師北伐，黃安以右虎衛鎮林鳳為先鋒，林鳳英勇奮戰，在荷軍砲火下壯烈成仁。（此黃安為忠貞表率，非今日同名藝人）。參鍾華操，《臺灣先賢烈專輯（第三輯）林鳳傳》，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年，8-10頁。
- <sup>19</sup> 明鄭時期北路屯墾首設新營、舊營、柳營（查畝營）、中營、五軍營等五個屯墾營。日治大正9年（1920年）地方制度改革，茅港尾東西二堡合併改稱「下營庄」，劃歸臺南州曾文郡管轄，下轄：下營、十六甲、麻豆寮、大屯寮、茅港尾，都是兒時長輩口中常提的舊地名。

除了供應軍需的營盤田外，文武官員可以依家屬的人數多寡取得土地，稱為「私田」，永為世業。這個政策讓鄭家軍大受恩惠，隨著鄭成功來臺的將士官員都因此有了自己的土地，與渡海來臺的唐山移民競相開墾臺灣山林，大舉改變臺灣自然面貌與生態環境，同時也奠定了臺灣農業的根基，這其中當然包括姑爺庄。

姑爺庄就在鄭軍屯墾的鹽水、新營、柳營、下營諸營之間<sup>20</sup>，位居交通樞紐之梅港尾之北、鐵線橋之旁，似乎適合常「駐」久安，所以部將楊瑞璉選為住居所在，後因迎娶鄭成功的妹妹鄭婉得名楊姑爺<sup>21</sup>，鄉間迄今猶有習稱姑爺庄為楊姑爺者，惟史冊未載，有若荷馬史詩（epic poem of Homer）<sup>22</sup>，尚待挖掘也<sup>23</sup>！

<sup>20</sup> 下營、中營原為新營之下之右武衛營盤田，今日尚有屯墾的右武衛遺址可供憑弔，其西連里西寮西拉雅族遺址為臺灣平埔族最大遺址，所挖掘古物置放麻豆南瀛總爺藝文中心，其紅厝里即紅毛厝，為顏水龍出生地，有顏氏家廟及顏水龍紀念公園可供參訪。

<sup>21</sup> 姑爺庄東北角僅存的一棵百年大榕樹前方，據村中老人口傳為楊瑞璉將軍「大墓」所在，村人猶稱該區土地為「大墓」，兒時曾在樹前林家土地上玩耍，父親幼時與村童常爬此樹，二戰末期（1945年1月起）美軍大舉轟炸鹽水、新營地區，史稱臺灣大空襲，父親好奇樹上觀看美國戰機機關槍掃射，不知其險，直到楊姓村民逃避不及遇難，始知子彈會殺人。受難者兒子楊明放於57年入學中正理工學院，名列前茅，總統召見保送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深造，後為中正理工學院少將校長、臺大教授，為姑爺庄出身唯一將軍，姑爺之光也。參張維斌，《空襲福爾摩沙》，前衛出版社，2015年8月。

<sup>22</sup> 被「至高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尊為「詩王」（Poet Sovereign）的荷馬（Homer, 約900 BC-800 BC），相傳為失明的古希臘吟遊詩人，創作了《伊利亞德》（Iliad）和《奧德賽》（Odyssey），合稱《荷馬史詩》，荷馬史詩不但文學價值極高，也是紀元前11世紀到紀元前9世紀古希臘唯一的文字史料，反映了邁錫尼文明（Civilisation mycénne, 1600 BC-1100 BC）。留德研習國際法期間，為研究希臘與土耳其間愛琴海域之爭，曾經分別前往田野調查，其間到訪過《伊利亞德》傳述之邁錫尼（Mycenaean）文明及特洛伊（Troy）遺址（1871年發現），駐足3千年前人類古文明原址，震撼不已。

<sup>23</sup> 2000年間中研院考古挖掘計畫本已核准，惟因其中一土地共有人事後撤簽挖掘同意書而作罷，甚為可惜。

當初，姑爺庄只是太子庄（太子宮）南邊<sup>24</sup>，過了五間厝之後<sup>25</sup>，急水溪畔的倒風內海四大港之一「鐵線橋港」的西邊<sup>26</sup>、同樣臨靠急水溪北岸的秀才庄旁的一個小聚落<sup>27</sup>。而「姑爺庄」臺語重疊唸出，聽起來像是

<sup>24</sup> 太子宮（位於太北里，其旁為太南里，通稱太子宮），這個號稱全臺太子宮廟的母殿所在地，香火鼎盛，遊客如織，大部分外地來人只見廟頂上巨大三太子哪吒（中壇元帥）神像的巍峨宮廟，不知其為 1980-1992 年間所建新廟，太子宮舊廟就在新廟前廣場正對面，為 1688 年建立、1728 年擴建的純樸小廟，現為臺南市定古蹟。蕭雄淋律師（作家魯直）2006 年 5 月 25 日遊記「蒼生與鬼神——逛新營市立圖書館有感」，這是蕭律師獲悉我正是太子宮隔壁庄姑爺人之後推薦我看的一篇遊記，圖書館人員高檢通過的蕭律師一下子被其旁「新營市文康活動中心圖書館暨文物藝術館綜合大樓」吸引入內，似也忽略了舊廟本尊就在其旁。參文建會，認識古蹟日瀏覽手冊，2002 年 3 月初版，131 頁；另參蕭雄淋律師部落格：<https://blog.udn.com/mobile/grotius6033/273124>。

<sup>25</sup> 臺灣至少有五個地名為五間厝：新營的五間厝、義竹五間厝、竹崎五間厝、竹南五間厝、虎尾（舊名五間厝）。2007 年 2 月 1 日在黃宗樂老師（第四、五任）之後接任為公平會主委的湯金全為新營五間厝人，其後語我，就任前經推薦借調我為委員，但一想到我矢言執教母校、拒斥官職，便已作罷。湯金全原本律師，子女皆律師，卸職後在高雄開設全穎法律事務所，2009 年 11 月聘用陳致中而引人議論，咸認係雪中送炭之義勇行為。湯金全臺大法研指導教授即為翁岳生老師，師徒皆低調客氣；甚巧，翁老師告訴我一妹嫁至「太子宮旁的五間厝，我曾去過」，而翁老師父親翁元章先生，日治時期曾在義竹五間厝私塾開課，時空交錯，殊為奇妙。參翁岳生、李建良，《憶往述懷：我的司法人生》，遠流，2021 年 4 月 1 日初版，20-22 頁。（本文以下簡稱翁岳生老師《憶往述懷》）

<sup>26</sup> 明清時期，急水溪出海口流域廣闊，匯為廣義倒風內港的一部分（內連桁水域），鐵線橋即為倒風內海四大港口之一。荷蘭人為運送倒風內海陸域蔗糖、鹿皮等物產，在倒風內海設鐵線橋（Terramisson）港、茅港尾（Omkambo）港與麻豆（Mattauw）港，皆為臺語音譯得名，通濟宮（臺南市定古蹟）直接面臨港口，號稱萬商雲集，香火鼎盛，Terramisson 或兼意指宮廟或休歇之地（拉丁文 terra 土地、missio 傳教、intermissio 間斷）；Omkambo 在鐵線橋對岸，鄭氏地圖記為「梅港尾」，後來改稱「茅港尾」，均近音，為府城到諸羅縣城南北官道的中繼站，最繁盛之時有五條大街，其中茅港尾街擁有人車分道的「雙顯街」。街頭通宵達旦，秦樓楚館，至有「小揚州」之稱，滄海桑田，今為下營茅港里村落，茅港尾街尚存觀音寺、天后宮、元帥廟，可供想像昔日繁麗。按鐵線橋及茅港尾港為倒風內海內港，其外上有鹽水港接鄰蚊港（布袋）水域成為最大口岸，下有麻豆港（接替淤積式微的茅港尾港）。至於布袋嘴（布袋）、義竹圍（義竹）、角帶圍、泔水港、埕頭港、宅仔港、紅蝦港等濱海小港，都不在四大海港之列。成大法律系許忠信教授指 Terramisson 或為「土地任務」之意，並無佐證：<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5400884166610552&set=a.1628766550489018>。

<sup>27</sup> 秀才庄位於鐵線橋與姑爺庄之間，原屬鐵線里，2008 年隨同鐵線橋併入五興里

「官庄」，看起來楊瑞璉將軍當上駙馬爺十足當了大官，楊將軍之後裔楊明放將軍，當上中正理工學院校長也算是大官，而像我這般執教數十載屆齡退休，確定是沒有當官的命。

如今，姑爺庄位在新營市區西南方最偏遠的村莊，中途經過新營紙廠<sup>28</sup>、太子宮，如果左轉往南，便可穿過五間厝，直抵鐵線橋，但如果繼續西南方直行，便通過角帶圍<sup>29</sup>、到了挖仔，挖仔地名臺語意思即為「轉彎的地方」<sup>30</sup>，所以左轉後直行面對新生國小所在的荊桐腳<sup>31</sup>，繞過村莊

---

（五間厝）。依新營鎮誌記載（5-63 頁），因明鄭時期（1661-1683）唐山秀才王媽寶來臺落居於此得名，秀才村（舊秀才）因急水溪水患而北遷至較高地勢的「新結庄」（新秀才），成為日治時期築堤共構之村庄。2016 年間不知何故，臺南地政擅將姑爺地段土地更名為秀才地段，引來姑爺村民抗議，一番折騰後始改回姑爺地段，地政機關破壞行政程序法制而勞民傷財，於昌明之今日尚有如此閉門造車恣意行政者，誠屬罕見。

<sup>28</sup> 我的初高中年代，臺灣沒有環境保護的觀念，姑爺與新營途中的新營紙廠，石灰化學曝曬池惡臭逼人、污染地面，掩鼻而過，幾至不能呼吸，廢水逕排急水溪，外加上游其他污染排放（包括新營糖廠），將小魚悠游清澈溪流（國小畢業旅行到濁水溪，鐵橋下的濁水溪適逢枯水期，正如當時的急水溪）染成烏黑，堪稱「烏溪」（非指臺中、彰化界河），惡臭撲鼻，不復為親水沙洲，時臺灣與沙烏地阿拉伯友好，民國 60 年間費瑟國王訪臺，急水溪被我戲稱為「沙烏地」溪。又新營紙廠及其他上游化工廠濫排廢水入急水溪，竟至污染下游學甲、五股地區養殖漁業，虱目魚大量暴斃，養殖漁民求償無門，爆發多少公害衝突，各種自救團體激烈訴求，並無特別法制。民國 81 年間我任環保署法規委員期間，國家制定公害糾紛處理法，建立原因鑑定及責任鑑定機制，大家有規矩遵循，公害抗議自救事件鮮少聽聞。（工業區開發或核能電廠爭議，非屬一般公害糾紛）

<sup>29</sup> 新營角帶圍於 2008 年 1 月 29 日廢里，併入姑爺里，使「一里多村莊」的姑爺里現轄四個村庄：姑爺庄、荊桐腳、挖仔、角帶圍。「角帶圍」顧名思義為路角一個圍繞的聚落，為明鄭屯兵姑爺及舊營所形成之外聚落，昔日有圳溝及急水溪土堤環繞庄外，形如角帶，故名角帶圍。新營有角帶圍，翁岳生老師故鄉義竹也有一個角帶圍。甚巧，義竹角帶圍鄰村為五間厝，新營角帶圍的鄰村也是五間厝。參翁岳生老師《憶往述懷》，22 頁。

<sup>30</sup> 「挖仔」臺語轉彎的地方的意思，古時「倒風內海」腹地，溪水在鐵線橋堡與鹽水港間四處流竄，急水溪曾在姑爺庄附近分流，流經五間厝、荊桐腳，到「挖仔」西北轉彎到荊桐寮，因此得名。我還記得兒時曾隨著大人到今日新生國小前的「死溪仔」摸蛤仔兼洗褲（真的摸到今日稱為淡菜的蛤蠣），如今僅見農田間石砌水泥排水溝，「死溪仔」原始風貌不復可見。

<sup>31</sup> 荊桐腳顧名思義「樹幹和老枝長出瘤狀銳刺、花形像紅色雞冠」的荊桐（刺桐）樹下，位於挖仔與姑爺庄中間，就在小時稱為「溪洲頂」的地方，因急水溪改道淤積

右轉直達急水溪堤防前的姑爺庄。地方信仰中心姑爺代天府正面對著堤防<sup>32</sup>，好像守護著堤防不讓潰堤。這讓我想起小學課本一篇描述荷蘭村童發現海堤上有個小破洞滲出海水，他因擔心淹沒村莊，趕緊用手指、手掌，接著整隻手臂堵住洞口，但破洞不斷滲入海水，從白天到黑夜，孩童全身泡在冰冷的海水咬牙苦撐，直到路人發現，驚動大人護堤，全村始倖免於難的「隻手遮洞」感人故事<sup>33</sup>。

但急水溪是典型的臺灣荒溪型河川（barren stream）<sup>34</sup>，枯水期固然溪流如絲，兩岸之間整片沙床平地，恍如沙漠地區，有人在沙洲上種西

---

堆高，地勢高於挖仔及姑爺庄，避水宜居，漸成村落。後來急水溪南移到現址，日治時期築堤限流，地窄人稠的荊桐腳居民漸有移居堤防下的姑爺庄者，林家便是其中之一。以荊桐樹得名的還有挖仔與舊營中途的荊桐寮（姑爺到鹽水必經之地）、彰化的荊桐腳，以及「蒜頭的故鄉」雲林荊桐鄉。嘉義義竹北鄰的朴子以朴子樹為名，姑爺隔壁村竹仔腳（竹埔）、義竹（圍），還有諸多「竹圍（仔）」以竹為名，可見得樹下好乘涼，竹叢好防風，適合架屋鑿井形成聚落。父親告訴我，林家位在村庄北緣，冬季北風冷冽，少年時奉阿嬤之命到紙廠（鹽水港紙漿工業株式會社新營工場）擷取刺竹在屋後插枝種竹以擋風，形成整排防風林，遇有需要則搭建棚架方便取竹。其後因竹叢漸形雜亂，父親乃改種耐旱橡膠樹、樟樹及福木遮陽，並在樹下設置口字型石椅供路人乘涼，僅存刺竹一權則於2017年3月21日「紅蟬先生紀念公園」成立前整地移除。

<sup>32</sup> 姑爺代天府主祀五府千歲，廟地所在原為舊有「公厝」前的池塘，民國50年末期，神童起乩指定建廟，「庄內著會出高人」，自此村民出動所有牛車載運土石填覆大池，費時10餘年始建成前廟。我兒時適逢姑爺庄此一歷史盛事，眼見今日巍峨廟宇之建成。每年農曆6月18日五府千歲誕辰，全村在廟埕大拜拜，最是熱鬧。2000年間葉樹姍小姐在中視為聖嚴師父主持「不一樣的聲音」節目，有一場邀我與聖嚴法師對談「精神病患與人權」，之後法師稱許之餘問我信奉何教，我據實告知從小跟隨媽媽到廟裡拜拜，其中就包括本庄的代天府，法師開示我應皈依佛門，但因學期甫開課，未能如願參加法鼓山兩週之坐禪，但仍保存法師三本簽名贈書，其後便偶至法鼓山及農禪寺水月道場瞻仰靜思，深深懷念。

<sup>33</sup> 這位英勇的少年在荷蘭斯帕爾訥丹（Spaarndam）有座紀念雕像，上頭銘文寫着：「獻給我們的年輕人，紀念那個象徵抵禦荷蘭大水的人。」Spaarndam與位在鹿特丹（Rotterdam）濱海Lek River、Noord River交匯處，有著19座風車，1997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小孩堤防」（Kinderdijk）無涉。

<sup>34</sup> 臺灣河川東西分流，南北走向的山脈為主要分水嶺，河川東西分流，且因山脈偏東，故西部河川較長。河短、坡陡、流急：島窄山高，河川長度短；坡陡、流速急、富水力資源，但無航利。流量變化大：降雨季節分布不均，中南部多屬荒溪型河川，特徵如河流易氾濫、河道易改道、洪枯流量變化大、河中泥沙過多易淤積。

瓜、放牛吃草，是姑爺小孩玩沙戲水的天然樂園，平時不知其險，遇有下雨則水流氾濫，尤其上游嘉義雙埔凍仔頂<sup>35</sup>、臺南白河關子嶺山區烏雲罩頂<sup>36</sup>，則必須快逃<sup>37</sup>，否則洪水滾滾流至，波濤洶湧，直沖堤防<sup>38</sup>，潰堤釀災，憾事難免<sup>39</sup>。惟兒時並不懂事，眼看洪水淹沒全村，大人苦惱著農作毀於一旦，小孩子不識愁滋味，只見大人忙著在汪洋馬路上圍捕溜出池塘的大魚，覺得好玩。

總之，我就是這樣一個在急水溪河床玩泥沙，在急水溪土堤灌肚伯仔，看人家鬥蟋蟀，在農田找土塊升火炕窯，在一個有典故的鄉下長大，十足土裡土氣的「姑爺林信和」<sup>40</sup>！

<sup>35</sup> 急水溪上游稱為白水溪，發源於嘉義縣中埔鄉與大埔鄉交界處的凍仔頂，故稱雙埔。白水溪流至白河南側與六重溪匯集後，始稱急水溪，後再匯入龜重溪，最終在北門注入臺灣海峽。關子嶺起沿急水溪一線形成臺灣中南部的地理分界。

<sup>36</sup> 姑爺位處嘉南平原之間，距關子嶺直線距離不過 25 公里，但遙不可及，又因關子嶺枕頭山有著醒目的一面長三角形斷崖裸露山壁，是姑爺兒童遠眺所知唯一的高山印象。

<sup>37</sup> 兒時看遠山烏雲密布，尚可從容離開溪床，自從臺灣大力發展經濟之後（臺灣的經濟結構在 1960 年代發生變化，改以農業培養工業，原本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模式改以工商為主。1972 年謝東閔省主席任內喊出「客廳即工場」口號，希望家庭零細人力也投入生產，將客廳作為工作場所，後來被引申為「家庭即工廠」，朝野拚經濟，臺灣瞬間變成污染的島嶼，為「勞權不彰」、「污染輸出」的年代），山區濫墾濫伐，水土流失，山上下雨，急流瞬至，非常危險。現在姑爺老人幫忙顧孫，絕不敢放任爬過堤防，沒了我們兒時的樂趣，也不可能在土堤上灌「肚伯仔」，無趣了！話說謝主席長子謝孟雄自 2007-2020 年間擔任董氏基金會董事長，公私談話不免述及其父豐功偉業，真正以父為榮，我傾聽之餘，自忖我父親一生老圃，為孔老夫子所不如，卻也衷心以我父親為榮。

<sup>38</sup> 日治時期學大禹「以疏導河川為主要治水方法，用水向低處流的自然趨勢，疏通九河」，興築土堤困住急水溪，順勢利導，使其不再竄流改道，好事一樁，卻遭沿線居民潑糞抗議。土堤遇急流沖刷潰堤，時有所聞，直到民國 63 年開築高速公路並跨越姑爺與秀才庄間急水溪，才改築水泥堤防，但高速公路路基阻隔洩洪，大雨成災，高速公路局乃改高架以利洩洪。

<sup>39</sup> 參阿盛，〈急水溪事件〉，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84 年 1 月 10 日，並收錄於：氏著《行過急水溪》，九歌出版社，1997 年 3 月 10 日初版、2010 年 12 月 1 日增訂版。阿盛為我新營高中大一屆學長、老友，東吳中文系畢業後，曾任中國時報記者、編輯、主編、主任，主持「寫作私淑班」，並兼師大人文中心現代文學講師，曾走訪姑爺田調采風。

<sup>40</sup> 文大法律第五屆學姐陳舜華（李復甸同班）為氣質美女，是我臺南小同鄉，非常優